

无财无势小法医，穿越时空，回到明朝当仵作

纳妾记



白骨迷案

沐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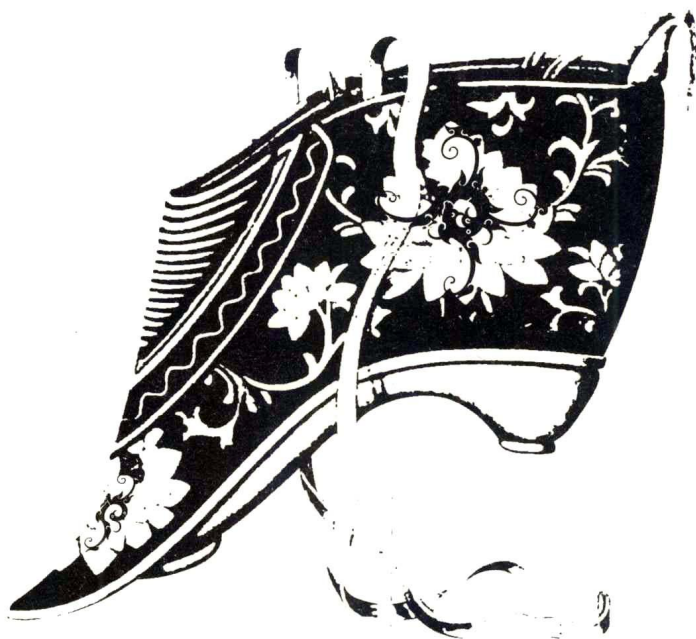
◎现场勘察 ◎技压宋慈 ◎屡破奇案 ◎堪比狄公



纳妾记②

沐轶◎著

白骨迷案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妾记 2·白骨迷案/沐轶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80742-299-0

I. 纳... II. 沐...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428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纳妾记 2·白骨迷案
作 者 沐 轶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00mm×1000mm
印 张 16.5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80 元
ISBN 978-7-80742-299-0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纳妾记



2 白骨迷案

目录

第三十二章	逼婚	001
第三十三章	冰释前嫌	009
第三十四章	杀妻错案	018
第三十五章	特使	025
第三十六章	私奔	035
第三十七章	可莹姑娘	048
第三十八章	查案青楼	060
第三十九章	再发命案	070
第四十章	死胡同	080
第四十一章	情困	089
第四十二章	阴差阳错	098
第四十三章	郝倩	112
第四十四章	煤渣	121
第四十五章	灭口真凶	131
第四十六章	起疑	141
第四十七章	圈套	150
第四十八章	致命游戏	160



纳妾记

2 白骨迷案

白骨迷案

第四十九章	破案	169
第五十章	功过相抵	178
第五十一章	再结良缘	187
第五十二章	贡院命案	197
第五十三章	死因不明	206
第五十四章	蜂 蜜	215
第五十五章	有毒植物	225
第五十六章	赵半仙	234
第五十七章	风波又起	244



第三十二章 逼 婚

广德的深秋，天高云淡，树叶已经差不多掉光了，黄灿灿地铺满了广德县衙门的碎石路面。杨秋池踏着碎叶，在徐徐的秋风中往衙门牢房走去。此刻，他的心情也格外清爽。

殷家大案已经破获好些天了，杨秋池来到衙门大牢，大板牙他们还在神吹杨秋池破获这两起重案的经过。见到杨秋池，他们又纷纷拥上来拍马屁，拍得他都有些头大。他借故视察牢房，就出来了。大板牙却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杨秋池身后，陪着到牢房里转悠。

上次伤寒幸亏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传染，牢房清洁工作也做得不错。现在这牢房里干干净净的，原来的那股子霉味和臭味少了很多。杨秋池夸奖了几句，大板牙咧着一嘴黄牙笑了。

杨秋池和大板牙转到穷秀才龙子胥的牢房，见里面挺干净的。龙子胥虽然神情还是有些萎靡，但经过这几天的治疗，总算有些精神了。

龙子胥见到杨秋池，挣扎着起身跪倒：“多谢杨爷救命之恩，如若龙某有朝一日沉冤得雪，一定报答杨爷再造恩德。”龙子胥脖子上戴着又大又厚的木枷，没法叩头，只能一个劲作揖。

杨秋池想起大板牙说过，这秀才杀了他老婆，便笑问：“沉冤得雪？你把你娘子都给宰了，有什么冤的？”

龙子胥连连作揖：“杨爷，小的真的是冤枉的，我没有杀我娘子啊！”

大板牙啐了一口：“放屁！”转头对杨秋池说道，“我听说，这小子把他娘子杀了，埋在邻居家的菜地里，告诉别人说他娘子不见了。半年多之后，邻居翻耕菜地，才发现了他娘子的尸骨。县太爷把他抓起来，上了一通夹棍，这才交代的了，现在又想不认罪，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哦！”

龙子胥说：“老爷，我是屈打成招的啊！我真的没有杀我娘子。那具尸骨是谁，我真的不知道，请老爷明察啊！”他又是连连作揖。

杨秋池见他说得真切，微微有些诧异，便问大板牙：“你知不知道是凭什么证据认定他杀了老婆并埋在邻居菜地里的？”

“证据啊？”大板牙挠挠头，“我不大清楚，我听说他和他老婆的关系平日就不好。他老婆怪他没本事，邻居们经常听到他老婆骂他，他肯定是气不过，



就把他老婆给杀了。我听说这些他在大堂上都认了的。”

龙子胥叫道：“我那是屈打成招啊，我真的没有杀人。我娘子虽然凶一点，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她啊！”

“那你娘子跑哪去了？”杨秋池问。

“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到家里，发现她不见了，她的衣服首饰也都不见了。我报了官，也没找到。”

大板牙又啐了一口：“我呸！你杀了你老婆，要报她失踪，当然要把她的衣服首饰都扔掉嘛，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啊！”

杨秋池看这龙子胥，整个一书呆子，不像奸诈之人。从方才大板牙说的案情来看，仅仅因为他老婆失踪了，两人平时关系又不好，现在在他邻居家菜地发现一具尸骨，就说是他杀了老婆，这恐怕还是有些让人疑惑的。

正沉思间，一个禁卒跑进来说：“杨爷，您家丫鬟来了，说找您有急事。”杨秋池赶紧出了牢房，来到班房，远远看见冯小雪的丫鬟小蝶站在那里。见到杨秋池出来了，小蝶急急忙忙跑过来说道：“少爷，少爷！老夫人让您赶紧回去一趟。”

杨秋池一惊：“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小蝶气喘吁吁说道：“白千总，送来了好多银子，说是……说是……”

白千总送银子，一定是感谢自己救了他们的命，那收了就是，不用这么急匆匆找自己啊！

但杨秋池看小蝶的脸色，都快急哭了，又感觉不对，问道：“别着急，慢慢说，他们说什么了？”

“他们说……哎呀，我也说不清楚，少爷你回去就知道了。”

听她这么说，好像出了什么天大的事情似的。杨秋池暗暗有些心惊，也不多问，连忙与小蝶一起疾步回了家。

杨秋池进了院子，来到正厅，杨母、冯小雪、秦芷慧都在。两个丫鬟站在一旁，垂头肃立。客座位置上，坐着上次来的那个胖胖的王媒婆，身后站着两个仆人，好像是白千总的。这一次，王媒婆不像上次那样母鸡下蛋似的老远咯咯笑，而是垂着脑袋坐在那里，脸上虽然带着习惯性的笑容，却显得有些尴尬。

这王媒婆来干什么？难道又来给自己托媒纳妾吗？不过，看杨母阴沉的脸，还有冯小雪明显哭得有些红肿的眼睛，再看看秦芷慧充满同情的目光，杨秋池知道，家里出事了。

杨秋池一屁股坐在杨母身边：“娘，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杨母长长叹了一口气，往桌子上努了一下嘴。杨秋池顺眼神望过去，这才

发现，桌子上摆着一个大托盘，用红布盖着。杨秋池疑惑地问道：“这是什么？”伸手过去，揭开红布。天啦，满满一托盘的纹银！

“啊，哪来的这么多银子？”杨秋池问道。没人回答，杨秋池有些急了，估计与那王媒婆有关，干脆直接问她，“哎，王婆婆，您到我们家来有何贵干？”

王媒婆看了看杨母，换了个笑脸，脸上的皱纹挤在了一起：“杨少爷，上次给您说的媒您还满意吗？”

杨秋池看了看秦芷慧：“当然满意！”

“我说嘛，凭我王媒婆介绍的亲家，就还没有过不满意的。我这双眼睛看人啦，那叫一看一个准……”

“好了，好了，我没问你这个，你这次干什么来了？”杨秋池打断了她的话。他一进门就见冯小雪她们都是愁眉苦脸的，自己又不知道究竟怎么了，这媒婆还在东拉西扯的，有些生气。

王媒婆也看出来了，强装笑脸说道：“我这次来，是……是受白千总大人的托媒，来给杨少爷您提亲来的……”

没等王媒婆说完，秦芷慧打断了她的话：“我方才不是说了吗？这件事情万万不行，我夫君也绝对不会答应的。”

“什么提亲？什么不行？我不答应什么？”杨秋池一头雾水，这媒婆不是前两天才来提过亲吗？虽然介绍了个杀手给自己，到底还是被自己收服了。自己现在已经有个小妾，并且才刚刚洞房没多久，还不知道能不能生，要介绍第二个的话也不用这么着急啊！

见杨秋池满脸疑惑，杨母叹了一口气：“儿啊，千总大人托王婆婆来给你提亲，要把……要把她的女儿白素梅嫁给你！”

“啊？！”杨秋池这一惊非同小可。白素梅？自己三次救了性命的那个少妇？不，现在是寡妇了。杨秋池马上想起了白素梅柔软的嘴唇、丰满的胸脯和纤细的腰身。这风韵少妇，就要成为自己的新娘了吗？他脑袋里顿时开起了音乐会，什么声音都有，乱成了一团。

单论人才品貌，白素梅外貌娇美，温柔贤惠，不过，她死都不肯揭发自己丈夫和公公，简直不可理喻。如果说这是古代妇女的所谓“美德”，那她可是发挥到了极致，对这种“美德”自己可不敢恭维。有这样的小妾伺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些令人恐怖的。

不过，自己当众亲过她摸过她，虽说是救人的权宜之计，但毕竟有了肌肤之亲。现在人家当了寡妇，要嫁给自己当小妾，如何拒绝呢？人家老爹可是应天府六品领兵千总呢！弄不好一翻脸，自己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哎！反正自己

已经纳了一个小妾，钱嘛上次收了不少，现在也不愁没钱，马渡进京一保举，说不定自己就要当大官了。当了大官，有个三妻四妾的也不算什么，多纳一个也无所谓。也算是对人家负责吧，谁让自己当初又亲又摸的，现在是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杨秋池理顺了这个思路，勉为其难地说道：“要是这样……那行吧。”

王媒婆一听，高兴得脸上肥肉一个劲乱抖：“我说什么来着！杨少爷最通情达理的了，就知道这件事应该这么办，方才亲家母还担心杨少爷不同意呢，得啦！亲家母和少爷都同意这就好了，我王媒婆又做成了一门亲事！咯咯咯咯！亲家母、杨少爷，咱们是拿羔羊、合欢还是拿嘉禾、胶漆去白千总家呢，或者干脆买只大雁，显得更加庄重一点，你们说好不好？”

冯小雪一听，趴在椅背上抽抽噎噎哭了起来。

杨秋池有些莫名其妙。上次纳秦芷慧的时候，冯小雪虽然有些吃醋，可没有这么伤心的啊！娶一个也是娶，娶两个也是娶，这有什么好哭的？正要过去安慰，忽然觉得不对劲，这王媒婆方才说拿羔羊、合欢什么的，甚至还有什么大雁，要这些东西干什么？上次纳妾没要这些东西啊！

杨秋池疑惑地看着母亲，杨母看了冯小雪一眼，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还是不说话。杨秋池扭头问王媒婆：“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纳采啊！”王媒婆笑呵呵说道。

啊？乍一听这个词，杨秋池有些迷糊。

古代婚嫁一共要经过六步：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这纳采是第一步，就是男家请媒人向女家提亲；女家同意后，男家再备礼请媒人前去求婚。其所送的标准礼物是大雁，因为雁为候鸟，顺阴阳往来，象征男婚女嫁顺乎阴阳。后来可能是出于环保考虑，多用羔羊、合欢、嘉禾、胶漆等物代替了，用以象征夫妻关系和睦牢固之意。

杨秋池愣了片刻，终于反应过来了：“纳采？纳采不是娶妻婚配的礼节吗？……”

秦芷慧见夫君呆头呆脑的样子，走过来把他拉到一边：“你还不明白啊？白千总的意思，是要你把小雪姐姐休了，然后娶他的女儿白素梅！”

“休妻？！为什么？”杨秋池脑袋仿佛挨了一闷棍。难怪冯小雪在那里低声哭泣，还以为是她吃醋呢！

“那还不明白！”秦芷慧好像在看一个大怪物，“白千总不愿意他女儿嫁过来当小妾呗。桌子上那五百两白银，就是他送给小雪姐姐作为补偿的。”

冯小雪哭得更更是凄凉。秦芷慧哀怨地看了一眼杨秋池，转身走到冯小雪身

卷三十三章
通婚

边：“小雪姐姐，你别伤心，夫君他不是那种人。”

冯小雪抬起泪眼，看着杨秋池。

杨秋池现在明白了，原来，这白千总是想把女儿嫁给自己。可他女儿是官宦之家的千金，她老爹是应天府千总，怎能把她女儿给自己当小妾呢！这个脸他丢不起，于是就让杨秋池休妻娶他女儿。

冯小雪虽然脸上有块黑斑，论相貌论家世都比不上白素梅，可冯小雪是自己借尸还魂的那个忤作的妻子。自己借她老公的身体还魂，她也就是自己的妻子了。自己许诺要让她过上好日子的，现在好日子才刚刚开个头，就把她给休了，这样做那自己还算个人吗？

不过这件事得冷静，不能着急。杨秋池问母亲：“娘，这事怎么办？”

杨母看了看冯小雪：“小雪嫁到我们家好几年了……哎，就是没个子息……”

“可不是嘛！”王媒婆接口道，“要说呢，少奶奶贤惠孝顺，这街坊四邻谁不知道？可一直没个小的，这古人说得好：不孝有三……”

“行了！”杨秋池终于忍不住，大喝一声，打断了王媒婆的话，“我不是已经纳妾了吗？还是你给保的媒，怎么现在又来说这种屁话？”

杨母脸一沉：“杨儿不得无礼，王婆婆也是一番好意！”

“好意？叫我休妻也算是好意？那我可要多谢了！”杨秋池不客气地回了一句，见冯小雪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好不心疼，走过去拉着她的手。

“放肆！难道你连娘的话都不听了？”杨母喝道。

冯小雪泪眼汪汪地对杨秋池说道：“夫君，你听娘的话，啊？”杨秋池只得点点头，心里盘算着怎么办。

杨母见杨秋池低头不说话，脸色稍稍缓和了一点，又叹了一口气：“你以为娘不可怜小雪吗？我们娘俩相依为命这么些年，她对我一直都很孝顺，忙里忙外可不都是她一个人吗？我怎么会舍得她呢？”她顿了顿，叹道，“孩子，你现在有些出息了，娘和小雪都为你高兴。现在，人家白千总主动要把女儿嫁给你，他那可是朝廷大官，平日里我们连见都见不到的大官呢。人家肯把女儿下嫁到咱们家，你说，这不是咱们杨家天大的福分吗？”

冯小雪眼泪顺着脸颊不断往下淌，她慢慢低下头，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哭泣，消瘦的肩膀随着哭泣不断地耸动着。

杨母努力不看冯小雪，继续把话讲完：“我都听说了，你几次救了白千总的女儿，人家感激咱们，这才把女儿下嫁到咱们这贫苦人家。孩子，娘是有点私心，娘觉得，咱们要攀上这门亲事，那一辈子都不用发愁了。娘就算死，也

闭得上眼了。”

“娘！”杨秋池叫了一声。

杨母摆摆手制止了杨秋池说话：“孩子，娘除了这份私心，还有个担心，这自古只有男方提亲的，可没听说女方主动提亲的。现在人家千总大人拉下脸倒过来主动提亲，要是咱们拒绝了他，你让人家脸往哪搁啊？他一旦翻了脸，那，那，咱们，咱们可怎么办啊！”

“娘！”冯小雪抽泣着站起来，上前几步，“咕咚”一声跪在杨母面前，“娘，就让夫君把我休了吧。我不怪他……”说罢她伏在地上，哭出了声音。

“不行！”杨秋池一拍桌子，猛地站了起来，“不管怎样，我绝不会休妻的！”他走到桌子前，端起那一盘银子，往媒婆怀里一扔，“回去告诉白千总，就说他的心意我杨秋池领了，但恕难从命！”

杨秋池走到冯小雪身边，轻轻将她扶了起来。看着她满是泪花的脸，他拿起衣袖，轻轻替她擦掉眼泪：“看你，哭得跟个小花猫似的！”

冯小雪禁不住破涕一笑，眼泪随即又流了下来。杨秋池又替她擦掉眼泪，道：“小雪，别担心，我说过，今后一定会好好待你的。”杨秋池看着冯小雪挂满泪花的脸颊，好心疼。他将额头轻轻顶着冯小雪的额头，柔声道，“小雪，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妻子，那就是你！”

冯小雪眼睛里放出了欣喜而感激的光芒，轻轻唤了声：“夫君！”

杨母见儿子态度十分坚决，而且自己也真的同情可怜冯小雪，倒不是一定要硬逼儿子休妻，只得看着王媒婆，又长叹了一口气。

王媒婆见这杨少爷脾气挺大，不敢多说，将那一托盘的白银交给身后的两个仆人。三人出门走了。

秦芷慧高兴地拍手，拉住冯小雪：“我说了吧，夫君不是那种人！”冯小雪笑了，泪花还在眼睛里打转，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幸福地看着杨秋池。

杨母说道：“儿啊，你这样一口回绝了白千总，人家可是朝廷大官，这脸面可下不来，要是发火了，那可怎么办？”

“没关系，再怎么说你儿子也算是他们一家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你儿子，他们早玩完了！”杨秋池有些得意地说道。其实他不喜欢这样炫耀自己，但现在，他需要让杨母安心，让她们相信白千总不会对自己怎么样。虽然表面上很轻松，但他心里还是一点底都没有。

这白千总性格火爆，看样子也没什么文化，大老粗一个，又是武将，而且是带兵的武将，领兵打过仗的，现在应天府官居六品。这六品武官可相当于现代的高干，他女儿白素梅那可就是高干子弟；自己呢，小件作学徒刚刚肄业，

转行当牢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么比？

杨秋池暗自琢磨：老娘说得一点没错，人家白千总作为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肯把女儿下嫁给自己这个肄业乍作小学徒，那就已经是自己祖坟青烟冒得一塌糊涂修来的福气了。现在，人家还低三下四托媒主动上门说亲，你什么时候见过，这女方倒贴上门说亲的？你以为人家女儿嫁不出去，巴巴地来求你娶呀？你算老几？敢当众驳了人家堂堂千总大人的面子，你等着倒霉吧！

杨母和冯小雪她们在说话，杨秋池在一边胡思乱想，正在这时，听到有人拍门：“砰砰砰！……砰砰砰！”

鬼子进村了！杨秋池脑海中突然闪出了这样的感觉。

小黑狗从窝里钻出来，警惕地盯着大门。

一个老妈子跑过去打开了院门。两个挎着腰刀的士兵冲进院子，一把推开老妈子，几步进到了客厅。小黑狗见情势不对，不声不响地跟在他们后面。

那两个士兵进到客厅，环视了一周，走到杨秋池面前，叫道：“跟我们走！”一人一边，伸手去抓杨秋池的胳膊。

“哎哟！”两人几乎是同时发出了惨叫。他们放开杨秋池，各自抱着小腿原地乱跳，鲜血染红了这两个卫兵的裤腿。小黑狗在两步之外，死死盯着他们，低声咆哮着，尖尖的牙齿上沾满了鲜红的血。

“他妈的敢咬我，老子宰了你！”一个卫兵冲着小黑狗叫道，伸手要去拔腰刀。

“你要不想死，就住手！否则我让它咬断你的喉咙！”杨秋池抱着双肩，冷冷说道。

那卫兵打了一个寒战，看了看杨秋池，又看了看小黑狗，慢慢把手从刀柄上移开。

“你们是谁？找我干什么？”

这两个士兵是白千总的亲兵。眼见这小狗虽然只有几个月，可不声不响的十分厉害，一瞬间连咬两人，这两个卫兵自忖不是对手。而且，他们也知道杨秋池是何许人也，虽然是奉命抓他回去，却也不敢太过分，便畏畏缩缩道：“杨兄弟，我们千总大人请你去！”话语客气了许多。

“夫君！”冯小雪担心地叫了一声。

杨秋池摆摆手：“没事的，不用担心！我去去就来。”他知道这一关始终要过的，便迈步往外走。两个卫兵一瘸一拐跟在后面。

冯小雪对着小黑狗低声道：“小黑，跟上！”

小黑狗身子一纵，越过客厅门槛，跟着杨秋池而去。

内衙里，白千总背着手铁青着脸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宋知县、白夫人、王媒婆坐在一旁，气氛非常紧张。

白千总突然停下脚步，大声吼道：“他以为他是谁？天王老子吗？他以为他救了我白家，就可以不把我白某放在眼里吗？就能蹲在我白某脑袋上拉屎吗？气死我了！”

这些天，白素梅的伤已经大好，白夫人一直在琢磨女儿改嫁的事情。女儿还年轻，不能这么守寡一辈子，再说还是为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守寡，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白氏夫妻就这么两个女儿，一个惨死，一个三次死里逃生，把白夫人心疼得柔肠寸断，下决心这一回无论如何也要给女儿找个好人家。

白夫人一直对杨秋池有好感。那天在云崖山看见白素梅扑进杨秋池怀里哭，杨秋池柔声安慰她，白夫人就觉得，如果女儿嫁给杨秋池的话，应该会很幸福的。她便私下里问了女儿。

白素梅虽然没有揭发殷德和殷老爷子的罪行，可内心当然是非常痛恨这淫贼父子的。不过，当时的情况下，她如果揭发的话，会犯“不孝”和“不睦”两个重罪，这是她不得已的选择。

虽然如此，殷德父子奸杀白素梅的妹妹，殷德还先后三次谋杀白素梅，这已经使两家恩断义绝。她白素梅再迂腐，也不会为一个杀妹仇人守寡。所以，殷氏父子在云崖山死掉的时候，白素梅并没有哭，反而感到了一种解脱的轻松。

白素梅三次遇险，三次都是杨秋池给救的。在她内心深处，已经把杨秋池当成生命的依靠。现在白夫人要将她嫁给杨秋池，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的婚姻她自己是没法选择的，可这一次，父母的选择，也正是她的选择，她便羞答答默允了。

白夫人与白千总一说，白千总起初不同意，认为门户不般配；但禁不住白夫人的枕头风，又与宋知县商量之后，觉得可行，这才勉强同意了，但强调只能当正房，绝不能做小妾。

白夫人很高兴，认为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便主动托媒去说亲，让杨秋池休妻娶自己的女儿。本来想杨秋池的娘子是个丑女，又不能生育，加之家道贫寒，拿五百两银子作补偿，应该对得起她了。可方才媒人回来把经过一说，白千总一听，直气得脑袋冒烟。

第三十三章 冰释前嫌

宋知县见白千总如此愤怒，结结巴巴说道：“千总大人息……息怒，慢慢再……再商量。”

白夫人也劝慰道：“是啊，老爷，你别太着急了，杨公子也许有他的苦衷啊！”

“有什么苦衷？我白某人肯把女儿嫁给他这个作小学徒，他就应该赶紧在祖宗面前烧高香了！这小子太狂，自以为救过咱们的命就能为所欲为吗？救过我白某命的人多了去了。想当年战场上，那还不是提着脑袋厮杀啊！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多了，也没见哪个不给我面子的。哼！敢当着媒人的面拒绝我白某，我今后还怎么做？这要传出去，梅儿还怎么做？！”

白夫人见白千总怒气冲冲的样子，不敢再劝。

白千总朝着大厅门口吼道：“那小子抓来没有？”

门口的亲兵躬身道：“回禀大人，还没带到。”

“废物！再叫两个人去……”正在这时，内衙门子跑进来说：“老爷，千总大人，杨管监来了。”

“把他给我押进来！”白千总吼道。

杨秋池昂首挺胸迈步进了内衙客厅，身边跟着小黑狗。那两个亲兵一瘸一拐跟在杨秋池身后。这哪像他们去押杨秋池？倒成了他随身的侍卫了。

杨秋池走到客厅正中，躬身施礼：“见过千总大人，见过伯父，见过白夫人。”

宋知县点点头，白夫人勉强笑了笑，说道：“杨公子请坐。”

白千总吼道：“坐什么坐！”他一转身，向卫兵们挥挥手。卫兵躬身退了出去，关上客厅大门。

白千总上前几步，两眼喷火盯着杨秋池：“你说，你为什么不愿娶我女儿？嗯？若不是你多次救了我女儿，也救过我们全家，又与我女儿有了……有了肌肤之亲，我堂堂千总的女儿，能嫁你为妻？可你不仅不知道感激，反而当众拒绝。”白千总脸都快被气绿了，吼道，“你是不是以为救了我全家，我就必须感激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把我的脑袋当凳子坐，嗯？”

杨秋池躬身道：“晚生不敢！”

“不敢？你敢得很！你当着媒人的面断然拒绝我的提亲，你，你让我白某脸面何存？我的女儿嫁不出去，没人要吗？你真当我白某这么脸皮厚吗？”

“不敢！”杨秋池又躬身一礼。

“好好好！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你救了我宝贝女儿，所以当众打我白某的耳刮子，我还得陪着笑脸夸你打得好，对不对？既然是这样，好！我白家这三条命还给你就是！我也绝不受你这份侮辱！”

白千总一转眼看见客厅墙上挂着一把镇宅宝剑，迈步就要去拿剑，唬得白夫人连滚带爬扑过去抱住他的腿。

此刻宋知县身手倒也敏捷，又靠得近，小跑几步，抢过墙上的剑跑了开去，口中还一个劲劝道：“千总息怒！”

白千总的腿被白夫人紧紧箍着，低下头吼道：“你放开，我们把命还他就是！再不受他这乌龟气！”

白夫人哭喊着：“老爷！求求你了！老爷！我错了，我不该出这个主意，我们不嫁了！就让梅儿守着我们一辈子吧……老爷！……”

白千总铁青着脸，弯腰去掰白夫人的手。白夫人哪里肯放，两人扭在了一起。

要出人命了，杨秋池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忽然发觉大堂后面帷帐轻轻抖动，好像有人在后面。可此刻性命攸关，无暇细看。这白千总是来真的，事态严重。杨秋池赶紧走上前几步，躬身说道：“千总大人，晚生愿娶令媛！”

这一句话当真管用。白千总停住了手，问道：“你说什么？”

杨秋池躬身道：“千总大人，我与令媛肌肤相亲，理应负责；再说了，令媛容貌端庄，秀外慧中，能娶到令媛，的确是我莫大荣幸，我愿意与白姑娘成亲。”

刚说到这里，杨秋池又发现大厅后堂的帷帐又轻轻抖动了一下。

白千总一听，脸色顿时缓和了下来，正要说话，杨秋池已经接着说道：“不过，令媛新近丧偶，正在服丧，如要婚配，恐怕于礼法不符吧？所以，晚生才斗胆推辞了千总大人的一番好意，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说完这番话，杨秋池心里有些得意。这一招缓兵之计，白千总是无法接招的了。

白千总听杨秋池这么说，脸色虽然还铁青着，却好看多了。他伸手将白夫人拉了起来。

白夫人站起身，怔怔看着杨秋池：“杨兄弟，你拒绝我们的提亲，原来是为了这个？”



杨秋池点点头。

白夫人噙着眼泪笑了：“你不用担心，这事我们已经和知县大人，也就是你伯父商量过了。还是请你伯父和你说吧。”

杨秋池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这一招还有解吗？

宋知县见气氛缓和了，拿着那宝剑走回原位。白夫人心有余悸，将宝剑从宋知县手中拿了过来，跑到门口，交给了门外的卫兵，还叮嘱了两句，这才回到座位上。

宋知县说道：“贤侄，咱《大明律》规定：其夫殴妻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先行审问，夫妇如愿离异者，断罪离异。”宋知县背诵这一段法律，倒是一气呵成，没有结巴，不过下面又开始结巴起来：

“殷德差点把……把白姑娘掐死，若……若不是你，只怕白姑娘已命……命归黄泉。所以，假如殷德不死，依律可以将……将其治罪，同时令……令他二人离异。现殷德已死，殷老爷子生……生前又对白家犯有内……内乱重罪，白家要求离异，于礼法是……是相符的。既……既然已经离异，这服丧也就免了。所以，白姑娘可……可以改嫁。”

什么？杨秋池头都大了，纯粹狡辩！她这是丧偶，不是离异！不过，宋知县都这么说了，他是官，服不服丧能不能改嫁他说了算。《大明律》规定“居丧嫁娶”的刑罚是“杖一百”，封建笞、杖、徒、流、死五刑中，笞、杖二刑，实行一审终审，知县说了算，不用报批，所以，白素梅属不属“居丧”，他宋知县说了算。看样子，这山羊胡子明显帮着白家。再说了，殷德杀了白小妹，又差点掐死白素梅，殷老头还迷奸了白小妹。这股家父子对白家犯下如此滔天罪行，还强迫人家替这两父子守孝，恐怕真的与礼法不符。

这一招不管用，再换一招，古代不是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提倡守寡，从一而终吗？杨秋池又躬身道：“晚生还另有疑虑。”

白千总眉头一皱：“什么疑虑？”

“千总大人乃朝廷重臣，古人不是说‘从一而终’吗？还立有那么多贞节牌坊以示表彰，令媛改嫁，这只怕……只怕不妥吧？”

“放屁！”白千总冷着脸喝道，“你别给我解释，我白某一介武夫，这官是出生入死打出来的，不是考学问考出来的。”

白千总情绪又有些激动起来，站起身，走到杨秋池面前吼道：“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痛，我女儿才二十出头，你让她守寡一辈子？而且还是为那该千刀万剐的殷德守寡？他妈的，要我女儿为这老淫贼家守寡，去换取贞节牌坊？做梦！”

杨秋池有些尴尬。的确是，她这情况很特殊，要让白素梅为杀自己妹妹、还差点杀死自己的丈夫守寡，恐怕的确是有些说不通。

怎么办？问一下宋知县，如果这方面有什么禁止性规定就好了。杨秋池求救地看着宋知县问道：“伯父，你看这……”

宋知县说：“《大明律》规定：若命妇夫亡，再嫁者，杖一百，追夺并离异。也就是说，得到朝廷册……册封的朝廷官员的妻……妻室是不能改嫁的。不过，子女改嫁，倒……倒不在禁止之列。”

啊？杨秋池又傻眼了。这可怎么办？

白千总见杨秋池站在那里不说话，冷冷问道：“你还有什么理由要说吗？”

杨秋池见白千总脸色阴冷，方才自己东拉西扯找理由推辞，已经越来越触怒他了。看来，这样软拖是不行的，真是太不男人了！杨秋池把心一横。找什么理由？告诉他，一句话——老子不休妻，你女儿要嫁给我可以，当小妾！

杨秋池躬身一礼：“在下能得白千总和白夫人垂爱，愿将令媛下嫁，在下荣幸之至。只不过，我只能纳令媛为妾，因为我已经有了正房原配夫人。”

白千总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宋知县说道：“你听听，你听听你这贤侄说的什么话！他……他居然只愿意纳我女儿为妾！哈哈……”白千总怒极反笑，对着杨秋池吼道，“我白某人是何等人物，你知不知道？我的女儿给你做小妾？做你的春秋大梦！”

杨秋池躬身说道：“千总大人，您愿意将令媛许配给我，我内心真的十分感激，也非常愿意与白姑娘共结连理。但我已有原配夫人，如果让我休了她，我做不到！”

“为什么？”白千总吼道，“她比我女儿美还是比我女儿家境好？”

“都不是，糟糠之妻不可弃！”

杨秋池把这句古话抬出来，白千总一时语塞，随即又说道：“我听说你夫人不能生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还不够你休妻的理由吗？”

“可贱内已经替我纳了一房小妾，这白千总是知道的，您还给我送了若干厚礼。”

白千总是个武官，本来就不善于言辞，被杨秋池这几句话说得无以应答。他回头往后堂帷帐处看了一眼，转身过来，对着杨秋池吼道：“那我女儿怎么办？你说！”他气呼呼转身回到座位，桌子一拍，铁青着脸看着杨秋池。

现在看来，这白千总倒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杨秋池说道：“白千总，你要我休妻，总得有个理由吧！”

白千总吼道：“我不管，宋知县，你说怎么办？”